

故乡的年味

文/毛海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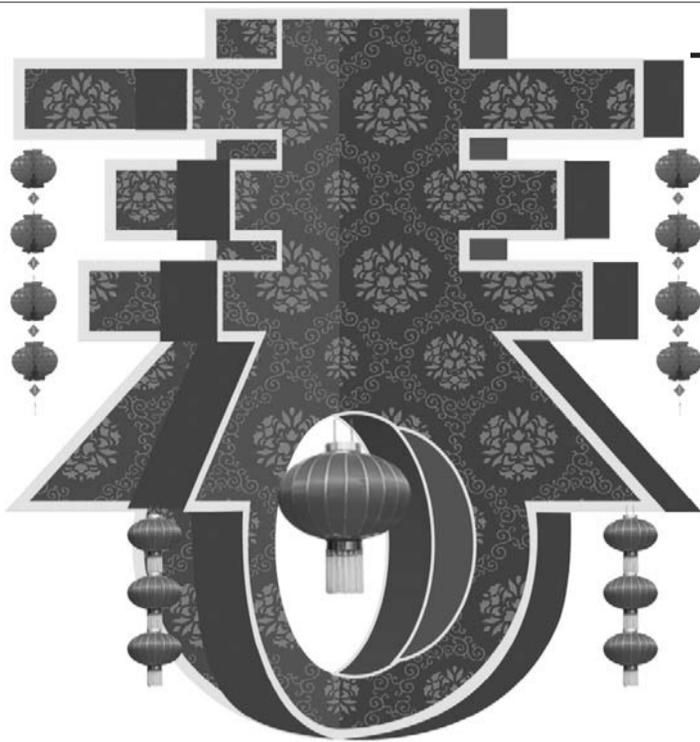
进入腊月,我似乎听到了新年的脚步声,故乡的年味也在脑海里也越来越清晰,唤醒了我沉积心底的乡思。

故乡的唢呐吹响了年的号角。一到腊月就进入婚嫁高潮,娶媳妇的,嫁闺女的,成群扎堆地赶着趟儿,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响彻了乡村。大人们在村口放条板凳拦下迎亲的队伍,孩子们眼巴巴地等着迎亲的人洒糖果吃,迎亲的人就会在板凳上放几盒烟,洒几把糖果,花生,唢呐队再吹上一番,把整个乡村都吹活了,吹得人们个个喜笑颜开,这才放行,其实乡村们这样做也不为讨要东西,只想沾点喜气图个吉利凑个热闹。

故乡的年集洋溢着年的气息。过了腊月半,都把年来办。晨曦微露,乡间小路上已有零零散散的赶集人,当太阳升起时,集市也红火起来了,色泽鲜艳的服装、五彩斑斓的年画、大红的对联、美丽的中国结、火红的灯笼、各种各样的烟花等,琳琅满

目的年货给老街穿上了年的新装。孩子们拽着大人的衣角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小脸冻得通红却依然开心快乐,因为大人们要给孩子们添置新衣了。集市上小贩的叫卖声,孩子们的欢笑声、满街的中国红无不洋溢着年的气息,预示着老百姓的日子红红火火。

故乡的香味拉开了年的帷幕。过了腊月二十三,吃罢祭灶饼,祖母和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淘米、磨面、炸丸子、蒸年糕、做点心、炒花生。祖母把糯米淘洗干净磨成面,包上肉馅炸成香喷喷的糯米丸子,祖母还会做各式各样的点心和面食。人们开始杀猪做腊肉灌腊肠,家家户户屋檐下挂起了一串串腊肠,绛红色的腊肠成了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和妹妹围着锅台吸着鼻子馋得团团转,祖母总是把刚出锅的肉第一个分给我们吃,我们吃得满嘴流油,连手指也舔得干干净净的。炊烟袅袅,整个乡村被浓浓的香味熏染得芳香四溢。



故乡的鞭炮放开了新年的希望。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两响炮,闪光雷、大地红、烟花,孩子们你追我赶地放着叫着跳着笑着,炮声叫声汇成一片,炸响了萧条的乡村,缤纷了寂静的夜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硝烟味,随着这硝烟味越来越浓,年也越来越近了。“爆竹声中一岁除”,当除夕夜那震耳欲聋

的爆竹声穿入云霄响彻乡村时,年终于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而来,随之一片欢呼声:“过年喽!”全家老少在新年的钟声里许下新年的祈愿。

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已20多年了,虽然日子越来越好,但年味却变得陌生而遥远,心里不免升起一丝惆怅,越发怀念故乡的年味。

黄土情怀

文/李国平

陕北是一个充满历史古韵的灵秀之地,古今中外,多少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赋、留名垂青,苍凉壮美的地域风貌,色彩鲜明的人物性格,怎能不会给人一种“阳关古道苍凉美”的震撼呢!

不时,在梦中我爬上一座高高的山梁,放眼望去,灰蒙蒙的天空下是黄土凝固成的波涛,寒风卷着漫天的黄尘迎面扑来,使人感到窒息我突然有了一种苍凉感,我脚下是个破碎的黄土高原。千百年的雨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把这个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让人感觉它已经垂老矣矣,风烛残年。我想这片破碎的山川大地一定是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它心里明白却说不出来,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很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怎么表达呢?于是信天游出现了,我也突然发现,同是一首信天游在舞台上唱出来是没什么灵性可言的,可是在陕北的山梁上,面对着毛乌素大沙漠出来的凛冽的寒风,这时唱出的信天游仿佛有了灵魂,有了神韵。你的歌声和泪水仿佛从心灵深处自然地喷涌出来,这时,我才明白,任何艺术都应该在它特定的情境下才能最大限度的表达出永恒的魅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陕北人不修边幅的穿着与赤裸裸的语言,裹在额头上的白毛巾就像是一个羊羔的尾巴恣意的跳动着,一件光板羊皮袄下裸露出日光灼烤而越发黝黑的胸膛,一条宽大而松散的裤子加上一双针密线匀的千层底,就这样一个鲜活的陕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陕北人的语言虽不是字正腔圆,但也是诙谐幽默、裸露见底,充满浓厚地域特色的,张嘴闭口总是喜欢在人名之前加一个定语——驴日的,陕北穷,驴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因为驴好养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总喜欢说“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达亲热的语气助词。我想陕北人历来对文言文也颇有研究吧,总是一个“莫”字取代了普通话中所有的“不要”,莫说话,莫大闹,莫走……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一泻千里,注定他们应该有的粗鲁而非柔情,阴霾漫天的黄沙遮天蔽日注定了他们性情豪爽奔放,而非婉约缠绵。黄土高原,你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也孕育了更多的向往。你蕴含了太多的沧桑,也给予了更多的追求。我幻想着有一天驻足千沟万壑之上,凝视着暮色沉沉的黄土高原,宝蓝色的苍穹上,一勾残月已经升起,信天游的歌声飘零处,衰草凄迷……那高亢嘹亮,深沉悠远的声音萦绕在我目之所及的原野上,激荡在怅然迷惘的心灵上……

我时常在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追逐成功还是发掘快乐,人生的快乐究竟是在于实现最终的目的还是整个过程中的美好。当有一天我背上行囊远走大西北,那一片天高云舒的辽阔土地也许能够为生命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

(山东中医药大学)

在异乡过年

文/王纯

春节前夕,小城一家酒店发出启事,要为不能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免费提供食宿。大年三十晚上,大家还要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看到这样的事,不由让人心里暖融融的。

每年春节,总会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家。想起8年前,我在异乡工作。那年我也准备回家过年,但是由于单位过年期间还有任务,需要人手,我又是新人,所以决定留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单位放假以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孤单地坚守阵地。母亲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抱怨我不回家过年,还告诉我她在蒸年糕,或者灌香肠。我想象着家乡浓浓的年

味儿和一家人团聚的场景,不由得伤感起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果真是这样。

很快到了大年三十,单位的小杨号召大家一起过年。小杨也来自河北,很热心,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那天我们聚到一起,本来打算去饭店聚餐。后来一想,我们习惯在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不如自己动手包饺子,感受一下在家乡过年的气氛。

我们开始准备,买菜,买肉,买调料,剁馅,和面,忙得不亦乐乎。除了饺子,还做了几个小菜,买了啤酒。我们七八个人,比一个大家庭还热闹。开始包饺子了,有的擀

皮,有的包,其乐融融。我们包出来的饺子形态各异,看上去倒也很有意思。

一番忙碌,饺子包好了。大家又热火朝天煮饺子,开心极了。很快,年夜饭做好了。打开电视,春晚这道“年夜饭”也开始上演了。我们一边吃饺子,一边看电视,忘记了远离家乡的失落,完全沉浸的大家亲手营造的浓浓年味儿中。小杨很幽默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大家能够在一起过年,就是一种缘分。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咱在一起过年,怎么也得八十年修得吧!”我们都笑了。我说:“我有一种在家里

过年的感觉。”大家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如一家。

吃晚饭,我们一边看春晚,一边说说笑笑,大家说起自己家乡过年的习俗,说起美好的往事。情到浓时,有人还唱了起来。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我们纷纷给家乡的父母打电话拜年。那一刻,觉得在异乡过年有一种别样的温情。

大年初一早上,我还收到了好几份来自同事的新年礼物。年,把我们这个集体凝聚在一起,让大家体会到家一般的温暖。年,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年。不论在哪里,都能感受到年带来的那份欢乐和幸福。

米花糖的爱

文/刘艳梅

前晚,小区门口,一对老夫妻正在卖炒米糖。三轮车旁一个锅中熬着糖稀,冒着腾腾热气。三轮车案板上放着各式的炒米糖,有厚厚的点缀着花生米的米花糖,有较扁一点的花生糖,还有全是瓜子粒扁平的瓜子糖,我忍不住要了一斤,阿姨拿起米花

糖和瓜子糖,用刀背随意一敲,把不规则的炒米糖装入袋中。我刚付完钱,立即拿起一小块瓜子糖塞入口中,脆脆甜甜的味道,一下把我带入十多年前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厨房和烟雾中忙碌的父母的身影。

那时,爸爸妈妈不管生意多

忙,每年从腊月二十四都二十九晚上,我家的厨房每晚都是热气腾腾,爸爸妈妈忙着蒸包子、炸肉圆、萝卜圆、炒瓜子、花生、南瓜子等,还会做上一大锅的清甜香甜中带着一点辛辣的米花糖和花生糖,独特地风味比外面买的强过十倍。

二十四前,妈妈就会抽空炸上两锅爆米花,买来糖稀。二十六、七的晚上,爸爸烧锅,妈妈在大铁锅里,放少量水烧开,把糖稀倒入锅内熬糖。用铲子不断在锅里搅拌,加进半铲猪油,加一点白糖。糖熬得要老不老,用竹筷挑一下糖稀,如果能扯成丝,一碰就断的话,妈妈说这样糖熬得最好。一旁的我按照妈妈的嘱咐,把晒干的桔子皮泡透切丝,把生姜切成细丝。

爸爸把爆米花倒入熬好的糖锅内均匀铲拌,动作迅速,否则炒米和糖会黏在锅里起不了身。再加入生姜丝和桔皮丝。妈妈麻利地把滚热的米花糖,放在桌上的面板上,爸爸用擀面杖使劲在米花糖上来回滚平,连角落里也碾一下,等到米花糖半冷不

热的时候,母亲快速用菜刀把米花糖先切成均匀的长条,在切成大小相同的小方块。

没等雪白的炒米糖切好,站在一旁的我早已迫不及待。抓起两片塞入嘴里,热乎乎的,没有冷却的炒米糖有点黏牙。过一会儿再吃时,脆脆的,咯崩咯崩响。爸爸妈妈一边看着我的吃相,一边笑我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爸爸妈妈还没来得急品尝米花糖,又忙着做花生糖了,妈妈先把花生炒熟,剥成米,我忙着捻去花生的红外皮。等糖稀熬好后,妈妈把花生米倒入锅中,翻滚,再倒入生姜丝和桔子皮丝。一小会,红红亮亮的花生糖又做好了,我抓起一块塞入口中,连夸好吃,爸爸妈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